

# 梦断 德意志

高宜 ◎著

这是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安详、本分、寂寞。任何关于海外留学的风吹草动，都能漾起兴奋的波澜。

不管哪个国家，对他们来说，只要靠近欧洲就是天堂了

自从早上乘上飞机开始，她始终感觉自己是在做梦，做一个日思夜想的长梦，她周围的人和物是那样的虚晃不定，变幻莫测，她只能凭着本能感受周围的一切。

是个遍地黄金的好地方，那里生活，还有获得居留的机会，如果能渡过

# 梦断德意志

中国社会出版社

# 梦断 德意志

高宜◎著

七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安详、本分、寂寞。任何关于海外留学的风吹草动，都能激起兴奋的波澜。

不管哪个国家，对他们来说，只要靠近欧洲就是天堂了。

自从早上乘上飞机开始，她始终感觉自己是在做梦，做一个日思夜想的长梦。

她周围的人和物是那样的虚幻不定，变幻莫测。她只能凭着本能感受周围的一切。

一个遍地黄金的好地方，那里生活  
有获得居留的机会，如果能渡过

# 梦断德意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断德意志/高宜 著.一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3

ISBN 7-5087-0924-1

I . 梦… II . 高…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9712 号

---

书 名: 梦断德意志

著 者: 高 宜

责任编辑: 杜 康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式: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66051698 660617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5087-0924-1/I · 224

定 价: 17.00 元

---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W  
S  
D  
F  
G  
H  
J  
K  
L  
;  
,

## 小说梗概

此时的方轩，适逢春风得意之时，豪华的宴会，恭维的言辞，阔绰的豪宅，加上他在台湾富商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自觉繁华无限，气宇轩昂。但任何事物都有走向物极必反、盛极则衰的可能——柳云忽遭诬告，求告无门，含泪外嫁，接着方轩突然发现老板原来另有居心，准备将他置于险境。柳云悲哀的命运似乎预示着方轩的绝境……最后只有兰兰，一个在德国长大的中国女孩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可惜方轩心中始终隔舍不下柳云，兰兰的努力只能使方轩肝肠寸断，情难自己。

终于到了故事的结局：那是一个一败涂地，一切化为乌有的夜晚，方轩众叛亲离，危机四伏，身遭通辑，只有单纯恋着方轩的兰兰不离不弃地伴随左右，一直陪着方轩走到德国创业之旅的终结。阿姆斯特丹飞机场悲凄欲绝的离别，使得方轩心情沉重，哀婉不已。十载岁月，十年辉煌。此时，巨浪轰然倒落，泡沫逐一破裂，心灰意冷的方轩在北京机场与旧友重逢，残留的意志和兰兰的期望，终于使他鼓起余勇，准备进行一场新的角逐。

# 目 录

一	1
二	7
三	15
四	19
五	23
六	27
七	31
八	37
九	43
十	47
十一	55
十二	59
十三	61
十四	65
十五	69
十六	73
十七	87
十八	91
十九	95

二十	101
廿一	107
廿二	113
廿三	121
廿四	135
廿五	139
廿六	145
廿七	151
廿八	159
廿九	167
三十	173
卅一	179
卅二	189
卅三	193
卅四	199
卅五	205
卅六	213
卅七	221
卅八	227
卅九	233
四十	245

# 梦断 德意志

雅宁快出国了，这个消息在大学校园疯吵了个遍，但她男朋友方轩对此竟然毫无所闻。

这是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安详、本分、寂寞。任何关于海外留学的风吹草动，都能漾起兴奋的波澜。所以，雅宁这几天几乎像换了一个人，大西北带团导游的风尘还没洗净，她的脸上已经阳光四射妩媚辉煌了。现在，她几乎按捺不住的，就是等待方轩被意外惊喜撑开的笑脸。但是，方轩似乎从学校的空气中消失了，这种等待的煎熬，折磨着雅宁的心。

从上中学到考取北京一所大学的德语专业，方轩几乎从没断过倒腾各种商品。从家乡的核桃、大枣，到北京邮市的邮票、钱币，还有一般人不容易弄明白的古书字画。凡是能搞到手可以进行交易的，几乎都被他倒腾过。到了大学四年级，同班大部分同学都开始混日子等候毕业考试。而方轩更抓紧这个空隙，从早到晚不停忙碌地推销从一位亲戚那里过手的电脑线

路板。那个时候还很少有人买得起电脑整机，但方轩很快发现电脑这个潜在的市场前景。他每天在北京城里奔波，马不停蹄，兴致高昂，大半个月没在学校宿舍露面了。

“方轩，这么多天你躲哪儿去啦？”二建跟一个哥们儿端着饭盒嘻嘻哈哈地走过来，看到方轩就赶快传达消息，“刚才雅宁还在食堂里到处找你呢！”

“她又没饭票啦？”方轩懒洋洋地说。

“人家才不像你呢，雅宁做了好几个月的业余导游，赚得不一定比你少，弄不好，你们俩的饭票还靠她一人供应呢。”

“你知道她找我什么事吗？”

“我哪里知道呀，你们两口子的事，别问我呀，呵呵，反正有重要事情呗。”二建笑得有点诡秘，他不想破坏雅宁精心安排的惊喜场面。方轩也感觉二建说不定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他，不过，他也不急，反正只要雅宁呆在学校里，就算是天下太平。

方轩在学生食堂找到雅宁，雅宁正与几个女同学闹闹哄哄地吃饭。一帮子女生叽叽喳喳地就像一群麻雀落在这张大餐桌上。有人捅捅雅宁的腰：“你那位来啦。”雅宁假装没听到，继续讲她的故事，“那人那么胖，被卡在旅游车窄窄的门口，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满车的人都在他身后干着急。旅游车又是密封式的，谁也别想下来，只有我一个人在车下拉他。就在这个时候听到身后有人用德语说了一句，你使劲吸口气不就出来了。那人听到，深深吸了口气，果然，一下子就哧溜下来。我回头一看，一个人高马大的德国人笑眯眯地站在我的身后，他的眼睛像地中海的海水那样蓝，还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他用特别动听的德语自我介绍说：我叫汉斯，是被旅行社临时安排到这个团的。嗨嗨，一看就不是个简单人物。我顿时福至心灵，把他安排坐在我的身边，跟他大聊特聊，这一路回来，就成了好朋友。

友了。这不，他一回德国就给我办理了经济担保，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快到德国去留学。”

“别胡说了，那个胖子当初怎么上的车？”方轩笑眯眯地打断她，“我的饭盒是不是你给拿走的？”

“去去去，我们女生说话，不许你插嘴。”雅宁一边说，一边把打好饭的饭盒递给他，“喂喂，你们挪挪窝儿，给腾个地儿，让他坐下，我到现在还没有告诉他留学的事情呢。”

“哇，方轩，感受如何？”大家嘻嘻哈哈地盯着方轩看。但方轩令人扫兴地盯着自己的饭盒说：“咦，给我打饭了，你怎么知道我昨晚回来了？”

“算了，算了，整个一个木头人。”有个女生摇头叹气，露出忿然的神气，“人家早把你的饭打好了。自从你这个流浪汉踏进学校门坎，雅宁就闻到一股子尘土味儿了。”

方轩抬头，看到其他女生流露出的揶揄目光。

“你这个方轩命太好，找到雅宁这样善良周到的女朋友。换我们别人，才懒得管你呢。”

方轩笑眯眯地拱手冲大家拜拜：“你们那是旧闻了，我专门跑回来，就是向雅宁祝贺来的。”

“扫兴，扫兴。”一个女生很响地把饭盒放在桌上，“什么热闹也看不到了。”

“雅宁，你过来一下。”在众女生面前，方轩没敢坐下，他脸上微微泛红，没有答理那些嘲笑话，只冲雅宁招招手，他们在众女生的讪笑声中移到另一张桌子面对面坐下。

“咱们买的那间房子有着落了，买主今天就要跟我办手续，今天也要一次性把款付清，一共五千块钱，这个价钱能在东单那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买到房子，简直是个奇迹。”

“不行呀，我还没有告诉你，我找到担保人了。汉斯先生同意给我做担保，申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



“什么！古典文学？就冲你那两句吊儿郎当的德语，你是不是报错专业了？”

“瞧不起谁呀，我好歹是德语专业四年级毕业生。”雅宁用拳头捅了方轩一下，“你不懂，这个专业是冷门，容易批准，先去了德国再考虑换专业，现在先不管那么多，到了德国再说。”

“好是好，不过咱们先谈买房子的事，今天无论如何要把地产证办好。晚了那间房子就跑了。”

“都快出国了，还买什么房子呀，我看算了。”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房子地点好，又临街。现在当做住房，以后一旦需要，可以把临街的一边打开，不就成了商业房了。再说，你去德国，我不是还留在国内吗？”

“我出去，就是为了让你也能快点出去，咱俩不能长期分开。”

“那当然，不然成海峡两岸了，嘿嘿。”

“你什么意思，想把我甩了再去找你的老情人去？”雅宁又搡了方轩一把，方轩正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和笔，铺在饭桌上认真画了一条街区图。

“你看，这就是我今天买的房子。从这边进是三套院，从这个后墙看，直接对着商业街，只要投资把这扇墙打开，就是一个现成的门面房。这种好地方，如果不是刘红的奶奶执意不在北京住了，哪有机会能被咱们捞到！”

“你真的打定主意买了？”

“当然了，我看东西什么时候走过眼！”

“这倒是，那就买吧，不过，现在该听我的了吧？”

“我知道，我知道，汉斯先生，一个德国人，参加江南旅行团，只十几天功夫就被一位漂亮迷人的中国导游迷住了。于是，他同意做她的经济担保人，为她申请了德国一所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

“你正经点好不好，人家汉斯来中国旅游，可是携夫人的呀。”

梦断魔城/卷二/第三章/

“看，看，禁不住逗不是？还不能算是百分之百正常。”  
“去你的，打死你。”两个人低头冲着饭碗嘻嘻笑起来。



# 梦断 德意志

二一

走进法兰克福飞机场的候机大厅，柳云才觉得周围的一切逐渐变得真实了。自从早上乘上飞机开始，她始终感觉自己是在做梦，做一个日思夜想的长梦，她周围的人和物是那样的虚幻不定，变幻莫测，她只能凭着本能感受周围的一切。直到此时，柳云站住脚，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一些，她注意到了自己身边的真实环境。

法兰克福机场候机大厅宽阔明亮，由于规模宏大，候机楼分为A、B、C、D四个区，这样，即使初次进入候机楼，人们只要认准自己机票上印制的A、B、C、D区的字样，再按照数字寻找，就可以轻松地在交错复杂，密如蛛网的交叉通道间找到自己应该到达的位置。柳云真正地舒了一口长气，真不敢想象，昨天傍晚还与几个刚刚结识的朋友在马尔他海岸绝望地来回踱步，对前途一筹莫展，今天她竟然已经脱离了那片绝望的苦海，命运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测。马尔他群岛沿着海岸线，一律清一色土黄墙皮的房屋，颜色古旧，单调乏味。过了

# 梦断德意

贰

好久才弄清楚，这种土黄色与当地居民的颜色审美和癖好毫无关系。马尔他岛上建房子用的土，有一种特性，房子建好时还是泥土的颜色，但被海风吹上几天，墙皮就会变成这种土不土，艳不艳的黄色，这就是马尔他的特点。到处清一色的黄房子与地中海蔚蓝色的海浪相衬相映，迎来了无数欧洲的游客。这些来自大海对面浪漫国家意大利的游人，穿着随随便便的T恤衫，趿拉着松松垮垮的拖鞋，成群结队熙熙攘攘地在马尔他的街头闲逛，成为马尔他群岛的一道风景线。人们在这个物美价廉的小岛游泳，晒太阳，驾驶风帆，倒是使得这个小岛成了欧洲最受欢迎的一个旅游圣地。

可惜的是，柳云他们此刻与那些游客的心情大不相同。从国内匆匆忙忙偷渡出来，不管哪个国家，对他们来说，只要靠近欧洲就是天堂了。谁知，马尔他虽然物美价廉，风景优美，却与他们毫不相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物美价廉也意味着收入低廉，工作不好找。等他们把口袋里从国内带出来的一点点可怜的美元花光，下一步将怎样生存下去，他们反而谁也没个准主意了。柳云在飞往马尔他的飞机上结识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老李，到达马尔他后，她与老李合租了一套公寓，这样，既能节省费用，还能互相照应。房东太太是个地中海口音极重的当地人。起初，她好意地介绍柳云去一家旅馆工作，并教会她几个意大利单词。但等他们拖欠几个月房租后，房东太太的脸拉长了，每天见面第一句话便是催租。老李的处境还不如柳云，他开始时给一家餐馆洗碗，没几天，老板找到个年轻人，就把他辞退了。老李从此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面对口袋里日渐减少的美元，老李和柳云都没了主意，老李没事喜欢吟几句古诗词，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老李想到虚无缥缈的人生，一种悲壮之情溢满胸膛，他低头吟道：

“日暮乡关何处去，烟花江上使人愁。”

望着晚风中地中海的滚滚波浪，老李感慨万分。

“听人讲，大海对面离意大利不远的德国，是个遍地黄金的好地方，那里生活水准高，中国人又少，打工特别方便，况且，还有获得居留的机会，如果能渡过这段海域，到德国去，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你怎么今天想起了德国的事情？”柳云感到好奇。

“听说，上个月有人申请德国的旅游签证被批准了，他现在已经居住在法兰克福。”

“真的？还有这种好事！我们能找机会过去吗？”柳云无限向往地看着贴近海面的巨大落日。

“听说可以试着到德国领事馆申请旅游签证，只要得到一个星期的签证，到德国后就可以设法申请难民。”

“需要德国方面出具邀请函之类的文件吗？”柳云问。

老李歪着头看柳云，“呵呵，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发公函邀请你去做难民？”

柳云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试一试呀？说不定真会有什么希望呢。”

第二天，他们打早赶到德国领事馆，那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中国人，全马尔他一共住着多少中国人呀，怎么都往这里聚集！领事馆的移民官员是位和蔼的女士。

“您为什么去德国？”她用英语问柳云。

“探望一个朋友。”柳云刚想说旅游，但她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些垂头丧气离开的中国人，灵机一动，临时改变了说法。

“您在德国有朋友？”移民官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对，我的商业朋友豪夫曼先生住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市，我去找他游玩几天，顺便交流一下在德国购买机械设备的事。我这里有他的名片。”

柳云在国内外贸公司工作的时候，与来访的德国客商豪夫

曼先生有过几次接触，关系相处得不错。尤其豪夫曼每次到中国，都是她陪同游览。有一次豪夫曼甚至开玩笑，说要请她到德国访问。离开中国的时候，柳云把所有认识的外国客商的名片全塞进手提箱，其中一张精致镶金的，就是豪夫曼的名片。

只消十分钟，柳云已经握着带有德国一个月旅游签证的护照走出领事馆。她迎着上午的阳光，深深吸了几口带有海洋气味的新鲜空气。现在，她第一次感到马尔他的美丽。这里的街道好清洁，这里的海滨好漂亮，这里的天气好晴朗。过去的大半年时间，自己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呀。柳云回到自己的小屋，把简单的行李收拾进一只小小的皮箱里。这只皮箱从中国出来就一直陪伴她到马尔他，现在又要陪着她飞往一个美好的国度——德国。她用手抚摸着箱子凸凹不平的表面，“你好幸运！”她对箱子说，但她知道这句话其实是对自己说的。她向着屋里的镜子伸伸舌头，做个鬼脸，一时无法自制，她在屋子中间跳呀，蹦呀，用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胸脯。接着，她跑到最近的一个街头旅行社，付现金购买了一张第二天早晨飞往法兰克福的单程机票。她把机票夹在盖有德国旅游签证的护照里，小心翼翼地塞进自己小小的挎包里。

再回家的时候，看到垂头丧气的老李，老李的申请被拒签了。柳云感到自己的欢乐有点自私。但老李表现得却非常豁达。

“我们也许能在德国见面，我还会去申请，德国、意大利、瑞典，也许还有南非，我非得找到一条出路不可，你可要在德国等着我呀。”

晚上，老李请柳云在街头喝啤酒，老李喝得大醉。

“柳云，其实我挺喜欢你的。我一定会设法找到你，在德国、在法兰克福、在巴黎。”

“你醉了，老李，别再喝了。”

“今天醉得值得，值得，为你美好的明天，干杯……”

第二天，老李把她送到飞机场，临分手，把一盒随行李带出来的十全大补丸的精装礼品盒塞到她的手里。

“到那里也许用得着，起码可以当个礼品送人吧。”老李的眼圈衔着泪，消瘦的脸庞上散乱着一层落寞。

“这怎么行，也许你比我更需要呢。”

“我有力气，这对于男人来说已经足够了，你留着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

他们谁都没有意识到，这次分手以后，他们很可能今生今世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忽然一阵剧烈的腹疼，柳云赶快用手扶住楼梯的手把，身子沉重地不由自主地往下滑，额头上的汗珠一个劲地往外涌。几个德国人神色惊慌地围拢过来，对她说着听不懂的语言。然后，很有经验地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面，让她平躺下来。一会儿救护车赶到了，两个急救员用担架把她抬上车，汽车响着警笛，在大街上疾驰。柳云躺在担架上动弹不得，只是感觉到腹疼一点点减弱，不知是刚才紧急注射的药在起作用，还是自己过于紧张，现在放松了的缘故。当她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时，还没等医生检查，疼痛似乎已经过去了。柳云用英语向医生解释：

“没事了，我没事了。”

医生轻轻按住她，不让她乱动：“对不起，女士，我必须为您做一个简单的诊断，请您耐心一些。”

几个医生把柳云抬上一架移动床，四面立刻被护士用帘子围拢起来，柳云躺着的地方几秒钟之内已经变成一间急救室。几个医生的动作敏捷准确，配合默契，只一瞬间，上衣已被利索地剥下，换成病人的白色罩衫，一只针头扎在柳云的胳膊上，听诊器按在她的胸前，身体的几处被心电图机的金属